

第一章 不再軟弱可欺

夏柔蔓睜開眼，不敢相信地看著眼前的一切。

她不是死了嗎，怎麼會回到侯府？明明親眼看見自己的屍體被未婚夫楚王穆長安收殮，看見他為自己主持公道，手刃仇人，怎麼會回來？

夏柔蔓急忙起來，看了周遭的一切，找了手邊巴掌大的銅鏡仔細看看鏡子裡的人。這是她，完好無缺的她。

銅鏡裡的人臉上充滿了不可置信，她回來了，是老天爺開眼，讓她重活一世來親手復仇嗎？不光是報仇，還要報恩，謝謝那個上輩子只見過一面的未婚夫。

可笑自己上輩子信了所謂的傳言，說什麼楚王黑心冷面，孤僻剋妻，待嫁的時候還整天以淚洗面。

這分明是別人故意誣陷王爺，好讓王爺這個皇后嫡子遠離皇位。明明王爺人那麼好，他所定下的前兩個未婚妻卻都離奇死亡，而她上輩子被人害死，更加坐實了他剋妻的惡名。

這輩子，這輩子絕對不能再重蹈覆轍。

為了自己，也為了那個面冷心暖的楚王。

冷靜下來的夏柔蔓覺得自己現在無比清醒，感謝老天爺給的機會，她這次再也不會像上輩子那樣做個老實爛靜的嫡長女。當然，也要感謝自己的好繼母，給自己定下好姻緣。

夏柔蔓放下手中的銅鏡，婢女花染正好上前，笑語晏晏地對著夏柔蔓說道：「小姐您醒啦，奴婢正要叫您起來呢。」她的手裡拿著銅盆與帕子，正是要伺候自家小姐梳洗。

夏柔蔓看著眼前的花染，心裡一陣微暖，還好花染也在，上輩子花染不信她的死是意外，哭天搶地的讓她爹武定侯作主，可爹是怎麼說的？

靈魂狀態的她看見爹說道——

「是她自己要去白河遊玩，被火汙了清白扔進河裡，這才沒了，怨不得別人，還報官，丟不丟人？」

原來他知道得清清楚楚，自己不是失足跌到河裡，而是有賊人殘害，可他還是不願意去報官，任由賊人逍遙法外。

對外一直說武定侯府的嫡長女是失足跌到白河裡才沒的，可外面誰不知道實情？就這樣還遲遲不願意去官府領她的屍首，直到楚王來了，親自收殮她的屍體，爹才願意做個面子，讓下人去認屍。

繼母一邊草草辦了喪事，一邊埋怨她給家裡姊妹添了汙名，可這一切都是誰害的？還不是這個好繼母跟文王爺的人串通一氣，只為了讓二妹嫁給文王爺，這才設計自己跟楚王爺訂親，再誣騙自己去白河等人。

可憐花染求告無門，文王又怕花染節外生枝，把花染活活打死扔在野外。

這一切的仇，夏柔蔓都深深記得，並且永遠都不會忘。

花染看她遲遲不說話，還以為她還在為被賜婚給楚王而憂心，不由得哽咽道：「小姐，真的沒辦法了嗎？傳說楚王爺生得青面獠牙，為人脾氣又古怪，小姐您脾氣

軟，嫁過去可怎麼辦啊。」

看著要哭的花染，夏柔蔓笑著寬慰道：「別慌，妳說的也太可怕了，我倒覺得王爺說不定讓我驚喜得很。」

小姐一直覺得楚王壞得很，怎麼今天改了口？花染有些奇怪，「小姐您怎麼突然想開了，難道是聽了什麼說法？」

夏柔蔓搖頭笑了笑，有些事情自然是不能說的，轉而問道：「那外面都說武定侯府的嫡長女無貌無才，唯唯諾諾，花染妳覺得呢？」說著她認真洗了臉。

聽見她這麼說自己，花染急忙道：「小姐才不是他們說的那樣，明明小姐長得是姊妹中最好看的，行走儀態特別好看，當初老師最喜歡您了，您又做得一手好女紅，詩詞歌賦哪樣都會，怎麼會是他們口中那個樣子。」

夏柔蔓讓花染把銅盆撤下，坐在妝鏡前等著她給自己梳頭，認真地講道：「妳看，我的傳言跟事實就不一樣，說不定王爺跟我一樣呢？」她仔細挑了挑今天想戴的簪子，這可是重生後第一次見繼母妹妹們，當然要漂亮一點才好。

花染利索地給夏柔蔓梳著頭，覺得她突然樂觀了起來，不過說的好像就是這個道理，點頭稱是，「小姐您能想開就行了，只要不再哭，什麼都好。」

夏柔蔓知道花染是心疼自己，肯定還在擔心她的婚事，現在說什麼都沒用，等自己過去這個難關，見到了王爺，相信花染就知道王爺到底是怎麼樣內心溫柔的人了。

想到穆長安，夏柔蔓不由得有些臉紅，在她心裡，沒有比他更俊美無雙。

王爺冷著臉的時候是有些嚇人，她好像從來沒見他笑過，不過也是，自己的未婚妻一直被人暗害，再怎麼樣都笑不起來吧，真是讓人心疼。

也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日子，她記得自己遇害前是見過王爺一面的，這次可不能再用上輩子的態度對他了。

上輩子王爺曾來找她要說什麼事情，她跟花染被他的氣勢一嚇，竟然直接跑了，也沒聽清楚他到底說了什麼，這次可不能再跑了，王爺真的是個好人。

夏柔蔓翻了翻自製的太陰曆，上面記著的正是三月初七，自己是三月十五去廟裡上香被害，算著時間也近了。

見夏柔蔓今天心情不錯，花染給她挑了身杏色繡著鳳仙花的襦裙，看著清新可愛。她偷偷看了看自家小姐，見小姐這次竟然沒有拒絕，她是真的覺得小姐是開心的。夏柔蔓上輩子覺得自己是嫡長女，又以為繼母是真的為自己好，讓她穿深色的衣服她就穿，好好花一樣的年紀，穿得老成得很，穩重是有了，卻沒了十七歲的靈巧。

這輩子既然不用再那樣伏低做小，偏信繼母的胡話，自然要打扮得光鮮亮麗，這才是她真正嫡長女的氣度。

那個所謂為自己好的繼母，自己會讓她付出代價的。

花染傻笑著給自家小姐穿上漂亮的襦裙，按著她一定要給她換個髮型。

夏柔蔓知道花染高興，今天也就由著她梳了個年輕好看的頭髮，將自己挑好的簪子戴上去，這才算完事。

看著時間，夏柔蔓慢條斯理地吃完早飯，再往繼母的院子裡走。

花染見四下無人，奇怪道：「小姐您今天怎麼啦，以前去夫人那，您可是最著急、最早到的，今天怎麼不慌了呢？」

夏柔蔓看著周圍的景色，不急不慌地說道：「有些人，我們再著急上前，那也不是自己的娘親，還不如各自安好，過好自己的日子。」

花染聽了，使勁點頭，她心裡只有自家小姐，自然是夏柔蔓說什麼她就信什麼。夏柔蔓看著這個傻姑娘，心想自己這輩子一定要好好的，這個好姑娘，不能讓她再像上輩子那樣了。

握了握花染的手，夏柔蔓氣定神閒地往繼母林氏的院子走，面上還是一貫溫和的笑容。

花染看著她不一樣的氣勢，心裡更加覺得小姐實在是太好看了，希望王爺是個好人，不然小姐真是一輩子就完了。

想到這裡，花染情緒有些不好，朝夏柔蔓抱怨道：「為什麼陛下要賜婚啊，要不是陛下賜婚，說不定找找小姐的舅舅姨母，還有轉圜的餘地，如今可好，聖旨一下，就一定要嫁了。」

夏柔蔓好笑地說道：「好啦，別想了，天無絕人之路，楚王未必不是良配呢，妳要對王爺有點信心。就算以後他對我不好，爹跟夫人都不管我，那我也可以去找舅舅姨母啊，他們一定不會不管我，對不對？」

花染想了想，使勁點頭，「對，是這個道理，不過……小姐您以前不是不想麻煩文昌侯跟江陰公夫人嗎？」

夏柔蔓想了想說道：「以前？以前我傻唄。」上輩子，自己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爛，如今可不能再傻了。

舅舅跟姨母當初知道自己的死也是哭得不行，猶記得舅舅說：「你們武定侯府不給我外甥女風光大葬，我們文昌侯府來。」

可惜她是武定侯府的嫡長女，舅舅跟姨母也無能為力。

也是因為自己的喪事辦得潦草，楚王才能說服舅舅跟姨母，幫他一起給她洗刷冤屈，她這輩子都不會忘記他們所有人的恩情。

當然也不會忘了把自己推入深淵的那些人的面孔，這些人她一個都不會放過，並且她還要過得好，過得比誰都好，這才能狠狠打他們的臉，讓他們知道，她夏柔蔓絕不是軟弱可欺之輩。

上輩子是她太善良、太蠢，才沒能看清楚他們的真實面龐，這次絕對不會再犯蠢了，絕不。

看著以往都是頭一個來請安的夏柔蔓今天最後一個到，二小姐夏柔然出言嘲諷道：「呦，這不是以往勤勉的大姊嗎？今天怎麼了，起晚了嗎？假正經，一會一定要跟我娘親認錯才行。」

夏柔蔓淡淡一笑，「二妹哪裡的話，我可有遲到？怎麼在妳嘴裡就成了罪過？若這麼說，二妹每天都是最後一個到，那要認多少錯才夠啊？」

旁邊的三小姐夏柔安一聽，捂嘴笑了起來。

跟夏柔然一母同胞的四小姐夏柔桂不服氣了，把茶往桌子上一摔，責難庶出的夏柔安道：「人家笑妳也笑，人家做什麼妳就學什麼，妳是跟妳屋裡那個畜生學的吧？沒娘教養的噁心玩意兒。」

夏柔蔓往夏柔桂那一看，沒想到四妹今天跟自己穿的竟然是同一個顏色的衣服，心裡微怒，四妹分明是在指桑罵槐，她口中那個畜生，就是三妹養的寵物鸚哥，叫鶯鶯。

夏柔蔓嘴角勾了起來，朝夏柔桂說道：「三妹的母親不就是夫人嗎？四妹慎言，要知道禍從口出，萬一妳說的話應驗了呢？」

家中子女，無論嫡庶，名義上都是養在夫人名下，夏柔桂看著是在罵夏柔蔓跟夏柔安沒娘親，被夏柔蔓的話一拐，就罵到自己那了。

偏偏還不能反駁，她要是敢說夫人不是夏柔安的娘，第一個要責難她的就是她的親娘了。

夏柔蔓心裡冷笑，明明二妹妹跟四妹妹都對自己那麼不尊重，偏偏自己還信繼母的謊話，覺得她人還不錯。要知道言傳身教，沒人教二妹妹跟四妹妹這樣的惡念，她們會欺負自己嗎？繼母的親生兒子會不維護自己嗎？

果然，這個時候二少爺夏奚盛說話了，「大姊這話就嚴重了，四妹還小不懂事，就別難為她了。」

這話左說右說都成自己的錯了？夏柔蔓喝口茶，慢慢地說道：「既然小，那就好好教，我是你們的大姊，自然責無旁貸。二弟，姊妹之間要互相禮讓，懂了嗎？」花染在後面偷笑，心想小姐今天可真厲害，幾句話把他們治得服服帖帖，大姊教訓弟弟妹妹當然是名正言順了，讓這些人再多嘴多舌。

夏柔然等人沒想到今天的夏柔蔓如此牙尖嘴利，一時竟然不知道怎麼說話。

好在林氏正好走了出來，她聽見這裡有爭執，以往都是自己親生兒女占上風，也就沒有多問的心思，原配生的夏柔蔓一直軟糯，沒什麼好說的。

抬眼看見夏柔蔓跟夏柔桂穿的衣服顏色、樣子差不多，心裡有些不喜，但她是當家主母，自然不能明說。

誰知道夏柔桂偏偏不依不饒地朝林氏喊道：「娘親，您看大姊的衣服。」

夏柔然捂嘴笑著，幫腔道：「娘親一直讓大姊穩重些，我看大姊好像是忘了。」

既然話說到這裡，林氏自然不能不說話，她朝著夏柔蔓笑著道：「身為侯府嫡長女，是該穩重些，這些亮色衣服還是留給妹妹們吧。」

一句話輕輕巧巧，要是上輩子的夏柔蔓，肯定會回去換了衣服再出來，可這次的夏柔蔓偏不。

夏柔蔓朝林氏行禮道：「夫人安好。」說罷，慢慢地坐下，這才驚奇地說道：「鞏昌侯府的茂正雪、我舅舅家的表姊茂正青，都是嫡長女，卻沒這樣的規矩，怎麼偏偏就我有？真是有些奇怪，我回頭問問我姨母可真是這樣，嫡長女竟然不許穿亮色的衣裳。」

自然是沒這種規矩，問到哪去都是這樣。

以前有人說過夏柔蔓怎麼只穿那樣老氣的衣裳，林氏一句「她愛這樣」輕輕巧巧

地回了過去，現在夏柔蔓才知道繼母到底安的是什麼心。

被夏柔蔓說得啞口無言，林氏卻沒覺得什麼，畢竟夏柔蔓以前乖順慣了，她還以為是江陰公夫人又教了夏柔蔓什麼，只能暗暗生氣。

看著梳著差不多的頭髮、穿著差不多的衣裳的夏柔桂跟夏柔蔓，林氏只見夏柔蔓完全把自己女兒比了下去。

若夏柔蔓是個醜的胖的，那自然任她怎麼穿，穿得越招搖越好，可偏偏她容貌姿色都屬上乘，美麗得很，自己這才冒著被別人指責的風險讓她故意穿著老氣橫秋的衣服，鮮少帶她出門。

如今夏柔蔓竟然改了性子，真是個禍害。

不過想到自己心裡的成算，林氏的臉上又帶著笑意了，「妳愛穿則穿，倒不用去問，兒女開心，就是做母親最大的心願了。」

夏柔桂還想說什麼，被林氏瞪了回去。

夏柔蔓心裡憋笑，覺得這繼母的戲可真是太多了，面上卻還是一片無知。

再者就沒什麼話說了，眾人請安過後，林氏只留下夏柔然跟夏柔桂說話，其餘的人各自回到院子裡去。

夏柔桂撲到林氏的身邊哭訴道：「娘親您也不管管大姊，讓她把衣服換下來。」

看著委屈至極的夏柔桂，林氏一陣來氣道：「我作為當家主母，能開這個口嗎？不跟她爭一時之氣，妳乖，一會回去把衣服換了，不跟妳大姊穿一樣的衣服。」

夏柔然見此，也嘟囔道：「娘您都不知道，大姊剛剛有多囂張，她還說她作為大姊，教導我們責無旁貸，她是誰啊，竟敢這麼說。」

沒想到夏柔蔓竟然還說過這樣的話，林氏訝異，倒是冷靜下來，握住兩個女兒的手道：「放心，她就是秋後的螞蚱，蹦躑不了幾天，且讓她得意一會吧，也不知道哪開了竅。」

聽到母親這麼說，夏柔然跟夏柔桂對視一眼，放心下來，母親既然這麼說就有辦法，那夏柔蔓肯定會有麻煩的。

門外的夏奚盛看見夏柔蔓要走，嘴角含笑地說道：「大姊今天可真厲害。」

夏柔蔓聽了轉身朝夏奚盛說道：「只是兄弟姊妹們之間的口角，算不了厲害，二弟說笑了。」

夏奚盛拿著扇子，搖頭道：「沒說笑，沒說笑，大姊可不要教訓弟弟了。」

夏柔蔓笑著說道：「只要二弟不犯錯，那什麼都好說。」說罷，不再理夏奚盛，反倒是對站在一旁的夏柔安說道：「我那有個新繡的荷包，還算精巧，正適合這季節，妳要不要拿去玩？」

一直對自己不理不睬的大姊竟然跟自己說話，夏柔安有些受寵若驚，忙道：「大姊的女紅最好了，能得大姊一個荷包，當然求之不得。」

夏柔蔓這才笑得有些誠心，道：「既然喜歡，一會我讓人送去。」

夏柔安擺手道：「哪能勞煩姊姊來送，一會我讓婢女去取。」

這種小事，夏柔蔓自然不會推讓，直接應了，帶著花染回院子。

花染一路上憋得要死，想說說剛才發生的事，可一直沒找到機會，到了夏柔蔓的

屋子裡，才驚喜地看著她，拉著她直轉圈道：「小姐，奴婢看見四小姐的衣服跟您的差不多，還以為您回來就會換下來，沒想到小姐、小姐您變得這麼厲害。」夏柔蔓看著樂得不行的花染，心裡知道她以前憋屈，笑著說道：「傻不傻，讓別人聽見了。」

花染這才冷靜下來，問道：「小姐，您今天怎麼變了？跟他們說話的語氣都不一樣了。」

夏柔蔓給自己倒杯水，慢慢說道：「我又沒錯，她也管不了我，我怕他們幹什麼？再說了，我跟夏柔桂誰穿這件衣服好看？」

聽了她的話，花染毫不猶豫地說道：「當然是小姐您了，您皮膚白皙，穿杏色顯得更白，而四小姐的皮膚本來就黑黃，再穿杏色就顯得氣色更差了。」

夏柔蔓差點笑出聲來，人家夏柔桂明明也生得不錯，只是皮膚差了點，怎麼到了花染口中就是黑黃了？

夏柔蔓調笑道：「以後我可不能在妳面前顯得皮膚不好，不然不知道妳要怎麼編排我呢。」

花染急忙說道：「小姐，奴婢說的是實話啊，再說了，在花染心中，小姐就是最好看的。」

夏柔蔓搖著頭笑花染，回到剛剛的話題，「那身衣服既然我穿好看，我自然不會換下來，當然誰醜誰換嘍。」

見到這樣的小姐，花染高興得不行，說道：「小姐，您要是早這樣就好了。」

夏柔蔓此時倒是點點頭道：「是啊，我要是早這樣就好了。」

她不再說話，花染知道她有事要想，便不再打擾，安靜地站在一旁。

早點這樣，估計繼母也不會欺辱她至此，她緊緊地靠著舅舅跟姨母，要是再強勢一點，繼母就不敢起這種給自己訂親楚王的心思。

可惜了，當初自己本身立不起來，就算是舅舅跟姨母也無能為力，眼看著聖旨下來，誰都無力回天。

不過要不是這樣，她也不會知道楚王是這麼個面冷心熱的人，這也算是因禍得福。她要珍惜這次重來的機會，這個來之不易的機會。

夏柔蔓算著接下來應該沒什麼事情，只要等十五上香的時候，躲過白河上的危機，想必一定能改變今生的命運。

想到上輩子在白河的慘狀，夏柔蔓的手有些顫抖，這次一定不能再出意外了。

第二章 王爺的警告

夏柔蔓對這次上香十分上心，幾天前就跟花染說要早點喊她起來。

她的話花染自然記得清楚，因此一大早去喊人，誰知道剛撩著簾子進去，就見她已經坐了起來，似乎在想事情，花染連忙上前服侍。

夏柔蔓被花染驚醒，不再想別的，開始洗漱更衣。

她本來想隨便穿，可想到今天會見到楚王穆長安，且過了今天，想必自己不會再像上輩子那樣死於白河，算起來也是個大日子，還是好好裝扮一番才對。

以往並不在意衣裳的夏柔蔓，今天親自挑了身草綠色花草紋樣的雞心領小紗衫，

透迤拖地的墨白底印花百水裙，頭縮風流別致的倭墮髻，雲鬢裡插著翠色堆花笄，膚如凝脂的手上戴著琉璃鐲子，腰繫孔雀紋腰帶，上面掛著一個扣合如意堆繡香袋，腳上穿的是花紋薄底繡花鞋。

這一身看起來清清爽爽，正適合春日，出去上香也顯得合適，又帶著嬌俏少女的靈動，實在是再好不過了。

夏柔蔓一出門就吸引了眾人的目光。

林氏皺著眉頭看個不停，夏柔然跟夏柔桂暗自咬牙，怎麼大姊突然開竅開始打扮了呢？而夏柔安也是掩不住地驚訝。

心思轉了幾轉，林氏想到今天將要發生的事情，覺得夏柔蔓蹦躑不了多久，這時連戲都懶得作，直接讓她上後面的馬車，跟著去上香。

夏柔蔓是自己單獨乘坐一輛馬車，她知道林氏的打算，自然不會介意。

馬車跟著車隊慢慢地往城外的寺裡走，夏柔蔓手中的帕子被她捏得不成樣子，縱然心裡有準備，可到了今天她還是忍不住緊張。

花染奇怪，小姐怎麼心神不定？問原因，夏柔蔓只是搖頭，因此她實在不知道到底怎麼了。

夏柔蔓忍不住看了看馬車外面，眼見快要到上輩子見到穆長安的地方，馬車突然一頓，似乎是出了問題。

果然如上輩子一樣，車夫跟夏柔蔓道歉，讓她先下車等候，等馬車修好了再請她上車。

已經有了心理準備，夏柔蔓扶著花染小心地下車，慢慢走到樹旁邊站定。

稍微數了數，就聽聞有人在背後喊了一句——

「夏小姐。」

夏柔蔓下意識的後背一僵。

穆長安注意到夏柔蔓的緊張，輕聲道：「夏小姐不用緊張，我是楚王穆長安，今天來是有事相告。」

這樣的一幕，夏柔蔓上輩子也經歷過，不過她上輩子先入為主，對穆長安隱隱有惡感，聽他這麼說，直接去了人多的地方，根本沒理他，現在聽到他的聲音，倒是有些心安。

花染好奇地朝後面看了一眼，只見說話的男子身穿一件青色素面杭綢衣衫，腰間綁著一根赭色獸紋玉帶，一頭烏黑茂密的髮絲，有著一雙黝黑深邃的俊目，身材頗長，當真是儀表堂堂，氣宇軒昂。

這人竟然就是楚王？長得可真好，就是不知道找小姐有何事。

夏柔蔓慢慢地轉過身，看向穆長安，這人還是那樣的清新俊逸。

她認真地行了禮，這時的她應該是第一次見穆長安，自然不能表現得熟悉，行過禮後才說道：「不知道王爺有何事？」

穆長安見未婚妻矜持穩重，不由得心生喜愛，眼前的她一身草綠色的衣衫，看起來清新可人，漂亮極了。

因要說的事關係甚大，倒不好詳說，穆長安先給夏柔蔓看了自己的信物，只挑了

重要的說道：「夏小姐今日務必小心謹慎，否則恐有事發生。」

夏柔蔓瞳孔微微一怔，沒想到王爺竟然是要告訴自己這事，難道說上輩子王爺也是想告訴自己可能有危險？可自己信了傳言，一句話也不理他，直接走了。

若是、若是上輩子自己認真聽了他的話，是不是又是另外的光景？

現在想這麼多已經沒用，夏柔蔓打起精神，裝作不知，問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

穆長安見夏柔蔓的表情，以為她不信自己，沉聲道：「因為我的緣故，恐有人要害夏小姐，不過我已經做好準備，只要夏小姐今日一直待在廟中即可平安，其餘的，請夏小姐放心交托給我。」

夏柔蔓心中萬千思緒，可惜馬車馬上就要修好，只能對他說道：「那我就留宿廟中一夜，明天再回，可行嗎？」

本以為勸未婚妻要費很多口舌，沒想到她這麼輕易就信了自己，真是個傻姑娘，要是自己騙她怎麼辦呢？

穆長安心中微微歎息，覺得未婚妻實在傻了點，不過沒關係，他很快就可以清掃障礙，迎她入門了。

他點點頭道：「今天就住在廟中吧，我會派人暗中保護妳，妳只要不出廟門就行，更不要靠近白河附近。」

夏柔蔓聽了認真的點點頭，正好那邊馬車修好，有人要來喊她，她知道自己該走了，對著穆長安說道：「我就先行一步了，還請王爺務必小心，切莫傷了自己。」

沒想到她竟然還囑咐自己，穆長安有些疑惑，難道夏柔蔓記得自己同她小時候的事情，所以才關心他？

可惜現在來不及問，只好先把遺憾壓在心底，等有時間了，再慢慢跟她說。

夏柔蔓快步坐到馬車上，這才鬆口氣。

花染奇怪道：「小姐，為什麼您那麼信王爺？他名聲一直不好，您信他的話嗎？」

夏柔蔓對花染小聲說道：「妳觀那王爺如何？」

花染想了想說道：「看著還不錯，像個好人，就是冷淡了點。」

夏柔蔓笑著道：「再也沒有比他更好的人了，聽他的就行，我們今天就在廟中留宿一夜。」

花染點頭，問道：「那小姐您要怎麼跟夫人說啊？」

夏柔蔓微微一笑，並不作答，想留在那，自然會有理由的。

因為馬車損壞，她們跟之前的車隊已經脫節，等夏柔蔓到了廟中，就聽下人說林氏早就已經帶著三位小姐進去上香了。

夏柔蔓聽了也不惱，記得上輩子，自己知道跟大家分開後，很著急地去找繼母跟三個妹妹，唯恐沒跟大家在一起。

這輩子看開了，夏柔蔓對那傳話的下人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自己去拜一拜神佛，吃齋的時候再去尋夫人吧。」

說罷，也不管話有沒有傳到，她開始慢慢地拜佛，反正她今天是不打算走的，時間多得很。

夏柔蔓這裡不著急，林氏那裡反而有些急躁，計畫中的主角還在慢慢拜佛，實在

讓她很不開心，可拜佛這種事又不能催，只能等夏柔蔓將大小神佛一個一個全拜完才說上話。

林氏看著夏柔蔓說道：「今天估計妳要早走些，聽說妳姨母家來人了，讓妳先回去。」

聽著跟上輩子一模一樣的理由，夏柔蔓不由得好笑，她心中早有打算，慢條斯理地對林氏說道：「那倒是不巧，我剛想跟您說，昨夜我夢見母親了，她讓我在此誠心禮佛一晚，認真抄份經書，她實在是想我了。」

沒想到夏柔蔓竟然會這麼說，林氏有些愣神，難道說這個丫頭知道了？不可能，她怎麼可能知道那邊的計畫，沒想到竟然這麼不湊巧。

林氏只好繼續勸道：「抄經書哪裡都能抄，總不能讓妳姨母家的人等妳吧，還是收拾收拾東西回去吧。」

夏柔蔓心中冷笑，嘴上卻說道：「我跟寺裡的女尼說過了，今晚是一定要留在這裡的，不好在佛祖面前改口，我姨母那邊的人想必是可以原諒我的。」說著她朝林氏笑了笑，退了出去。

夏柔蔓馬上去了寺裡為她準備的禪房，認真誦經，讓花染守在外面，誰喊都不聽，只說在認真誦經抄經，不讓打擾。

林氏的人來了幾次都沒辦法，總不好在寺中爭吵。

林氏氣得怒火叢生，可又沒辦法，只好帶著女兒們直接回家。

花染見此才進了禪房，奇怪地朝小姐說道：「夫人她們已經回家了，小姐，我們真的要聽王爺的，在這裡住一宿嗎？」

夏柔蔓拉著花染坐了下來，說道：「住上一宿吧，聽王爺的準沒錯，夫人那有鬼，自然想讓我走，今天安心住下吧。」

話音剛落，夏柔蔓就見門開了，外面走進來兩個人，她定睛看過去，正是那俊朗無雙的男子，他的眼神如日月光，璀璨得不可直視，一旁則是他的貼身小廝。穆長安問道：「為何夏姑娘對我如此的信任？倒是讓我有些意外了。」

他這麼問，倒是把夏柔蔓問得愣住了，她總不能說自己經歷過前世，知道他是多好的人吧。

夏柔蔓站起來行禮，嘴裡找著藉口說道：「原本就覺得事有蹊蹺，又經王爺提醒，自然多了想法。」

穆長安深深的看了夏柔蔓一眼，她嚇得往後一退，倒是逗笑了他。

此番穆長安前來是有事要說，他說道：「恐事情有變，今晚在廟中也會不得安生，若外面有打鬥聲，夏小姐只管關門閉窗，不要出來即可。」

夏柔蔓沒想到賊人竟然能追到廟中來害她，真是為了設計王爺無所不用其極。

「那就麻煩王爺了，我跟婢女就在這房中等事情結束。」夏柔蔓自然是信任穆長安的，打定了主意不管外面發生什麼，只當沒聽見。

穆長安見此嘴角含著笑意說道：「妳是我的未婚妻，我自然是要護著妳的。」

沒想到他會突然這麼說，夏柔蔓臉上一陣發燒。

穆長安見夏柔蔓這麼容易就臉紅，不再多說什麼，深深地看了她一眼，推門出去。

花染見穆長安走了，這才拍著胸脯問道：「小姐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，真的有人要害小姐嗎？我們跟人無冤無仇，這是為何啊？」

夏柔蔓拉著花染的手說道：「有些人並不是我不犯他，他就不來招惹的。此次禍事，一是因為有人要陷害王爺才對我下手，二則是因為家中有人要推我進火坑。」花染想了想這門親事，正是林氏一手促成的，不由得驚呼道：「是夫人？小姐平常一向對她恭敬有禮，她怎麼要害小姐？」

「人啊，要麼求財，要麼求權，既然這麼著急要除掉我，肯定是我招人嫉恨了唄。」夏柔蔓早就把事情想得明白。

她的生母茂溫嫁入武定侯府時帶入了萬貫嫁妝，當年十里紅妝，不知羨煞多少人。若她在，那這嫁妝肯定是她帶走；若她不在了，那麼大一塊肥肉，會吃進武定侯府誰的口中還不一定。

利益當前，自己這個原配夫人的唯一嫡女又如何？沒了母親的疼愛，受了繼母的蠱惑，還不是一隻鮮嫩的肥羊，只等著給別人鋪路。

可笑自己上輩子看不明白，生生落入繼母的陷阱裡，這次渡過險關，母親的嫁妝一定要先握在手裡才行。

夏柔蔓讓花染把門窗鎖好，接著就是靜靜等待，聽著窗外的陣陣風聲與打鬥尖叫，夏柔蔓只當聽不見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外面的聲音漸漸平息，有人輕輕敲了敲窗戶，她卻不敢回答。

穆長安見此，在窗外輕笑一聲，說道：「是我，還請夏姑娘開個窗。」

沒想到他有門不走，偏偏要跳窗，夏柔蔓小跑過去輕輕開了窗戶，讓他進來。看著穆長安衣服有些凌亂，明顯經過一場打鬥，夏柔蔓心中感激，面上也帶了出來，「多謝王爺相救。」

穆長安看了看夏柔蔓，又看了看花染，夏柔蔓知道意思，讓花染先出去。

花染遲疑一下，還是照著小姐的話退了出去。

見此，穆長安定定地看著夏柔蔓，「孤男寡女共處一室，夏小姐就不怕？」

若是沒有重生的經歷，夏柔蔓是肯定不會這麼做的，她笑著說道：「我深知王爺的人品，自然知道無礙。再說、再說我們已經訂親，親密些，倒也無妨。」她說完羞紅了臉。

穆長安聽了快步走到夏柔蔓面前，拉起她的手腕，讓她直視自己的眼睛，說道：「我就知道，不只是我自己記得那時候的事。」

他說得極溫柔，夏柔蔓卻是一頭霧水，什麼事？王爺在說什麼？

夏柔蔓倒是想問，可穆長安鬆開夏柔蔓的手，說道：「這是我的錯，若不是上次無意間讓人知道了我對妳的心意，妳也不會被捲入此事，妳放心，我定會護妳周全。」

原本夏柔蔓覺得上輩子的事清晰明瞭，有人為了設計王爺把自己捲入當中，他覺得自己無辜所以幫忙報仇。怎麼按他現在的說法，這其中另有內情，還有什麼「讓別人知道了我對妳的心意」，什麼心意？

夏柔蔓越想越亂，沒接穆長安的話。

穆長安以為夏柔蔓害羞了，又開口說道：「我原本以為只有我記得小時候的事情，沒想到竟然不是單相思。」

他越說，夏柔蔓越是一頭霧水，不過還是適時的沒開口。

穆長安只當她默認了此事，低聲笑了起來，看了夏柔蔓一眼，又從窗戶翻了出去。花染見屋子裡久久沒有聲音，心中擔心，推門進來，只看見正在發呆的小姐。夏柔蔓坐在那想了許久，可腦子裡就是沒什麼印象，她小時候跟王爺有過接觸嗎？

見花染進來，夏柔蔓斟酌了一下，問道：「花染，妳還記得我小時候的事情嗎？」花染自三四歲就跟著夏柔蔓，聽了這話，想了想問道：「小姐說的是什麼時候？讓奴婢想想。」

夏柔蔓搖搖頭道：「我也不記得……我小時候有跟哪個哥哥比較親近嗎？」

花染給她倒杯茶，想了半天才說道：「奴婢只記得小姐跟文昌侯家的一個表哥熟悉一點，別的倒是沒什麼印象。先夫人還在的時候，奴婢聽先夫人說過，小姐還說長大要嫁給表哥呢。」

花染這麼一說，夏柔蔓倒是有點印象，可惜過太久，早就不記得那個表哥的音容相貌，不過要說楚王是那個表哥倒不大可能。

楚王是皇子，怎麼可能小時候住在舅舅家呢。

夏柔蔓搖搖頭，又想了別的人，可怎麼想都沒有跟穆長安接觸過的印象。

或許，或許是王爺認錯人了？

夏柔蔓心裡酸酸的，難道說王爺是把她認成心儀的女子，這才對自己這麼上心？一想到可能是這個原因，夏柔蔓精神就不太好，面上懨懨的。

花染見此，還以為穆長安說了什麼，忙道：「小姐您怎麼了？是不是那可惡的楚王說了什麼？」

夏柔蔓忍不住猜測著他心中的那個女子是誰，可聽花染這麼說，還是下意識的反駁道：「別亂說，王爺人很好，天也晚了，歇息吧。」

夏柔蔓明顯精神不佳，可怎麼問都不吭聲，花染只好小心伺候著，想讓她心情好一點，不過想起今天的事情也是後怕。

原本花染對穆長安就印象不佳，如今遇到這樣一齣齣事情，不由得帶了些遷怒。但她也知道這事其實怨不得穆長安，反而他還幫了大忙。

花染服侍著夏柔蔓睡下，自己也在榻上躺了下來。

這一晚，對武定侯府的林氏而言，註定是一個難眠之夜。

林氏原本已經算好，自己的眼中刺夏柔蔓今日就會命喪白河，誰知竟然讓那丫頭躲過一劫，硬說什麼要祭拜生母，在廟中留宿一夜。

夏柔蔓說這話的時候，林氏以為自己的計畫敗露，思前想後根本沒有洩露的可能，這才穩住心神，給人傳了夏柔蔓夜宿廟中的消息。

傳話的人聽了冷笑著讓林氏放心，只等晚上收到好消息。

林氏心下明白，脫了外衣，安心地躺上床，等著廟中傳來「噩耗」。

可左等右等，天已經快亮了，廟中還是無消息。

總不可能是那丫頭運氣好，或者那人失手了吧？

不可能啊，那人做事一向滴水不漏，這樣連連失敗兩次，怎麼會？

林氏翻來覆去地睡不著，有心想問問寺廟那邊的消息，問了又不合適，怕家裡的奴僕們起什麼疑心，且若問話傳到侯爺耳朵裡，又是事端。

別看侯爺平時對夏柔蔓那丫頭不上心，可自己為夏柔蔓定了臭名昭著、剋妻命硬的楚王之後，侯爺對自己生了好大的氣，連著半個月都沒進過她的院子。

平時不關心，都把親事定下來了，侯爺才生氣，也不知道生的是哪門子氣，真是可笑。

想到武定侯夏德容這半個月都睡在妾室的院子裡，林氏就一陣來氣，可這氣又不能撒在他身上，只能暗暗氣恨夏柔蔓，想著就算她平安回來，也要給她些苦頭嘗嘗。

越想林氏越睡不著，索性直接起床準備料理家事，心裡又想著萬一只是廟中消息傳得慢，說不定現在夏柔蔓已經死了，也不枉她這一番籌畫。

想到夏柔蔓生母鎖在庫房裡的大批嫁妝，林氏就一陣心動，早就聽說夏柔蔓的生母嫁過來的時候帶了堆金積玉的嫁妝箱子，讓多少閨閣女兒都暗中羨慕。

夏柔蔓的生母一死，這些嫁妝就被侯爺鎖在庫房中不見天日，說是什麼等夏柔蔓出閣一併給她帶過去。

可笑自己為這個家勞心勞力這麼多年，他竟然防賊一樣防著自己，既然他不讓她拿，那她偏要取。

等夏柔蔓一死，再多的東西還不都是自己母子四人的東西。

林氏冷冷一笑，這個夏柔蔓是一定要死。

第三章 會見姨母尋助力

第二天，直到中午用過午飯，夏柔蔓才吩咐人準備車馬打算回去。

上車的時候，夏柔蔓隱隱約約看見穆長安的身影，定睛看了看，見他朝她點點頭，她才知道他是要在沿途保護自己。

她安心上了馬車，路過白河的時候，下意識的心裡一緊，好在無驚無險的走了過去。

夏柔蔓這才終於感覺到，這輩子跟上輩子已經完全不一樣了。

想到身後跟著的穆長安，夏柔蔓心裡多了幾分安定，安心的回了侯府中。

正是陽春三月，侯府種的花枝蔓延到牆外，角門慢慢打開，有人遠遠看見大小姐回府，小心的伺候夏柔蔓進了家門。

從城郊到侯府走了有一個時辰，回院子裡梳洗一番，便已經到了傍晚。

既然歸家，就需稟過繼母，夏柔蔓不想在這種事上落人口實，帶著花染往林氏的院子走去。

林氏早就知道了夏柔蔓平安到家的消息，手中的帕子被她絞得難看，臉上卻帶著笑意對夏柔蔓說道：「一路車馬勞累，還是要多休息才是。」

夏柔蔓看著林氏身旁的夏德容，心中無限感慨，重活一世，很多事情仍是不能釋懷。

要說夏柔蔓怨嗎？肯定是怨的，明明白河之事自己完全是受害者，但爹嫌棄自己丟了名聲，遲遲不去領屍首，讓她恨也不是，惡也不是。除去此事，因為繼母幾句哄騙，便把自己嫁給惡名遠揚的楚王，說他糊塗是真糊塗，說他精明也是真精明。

對上夏德容隱隱愧疚的眼神，夏柔蔓已經不像上輩子那種心態，裝作委屈的朝他走過去，說道：「父親，我一想到楚王兇神惡煞的樣子心裡就慌，這才在廟中多待了一晚。」

在她背後花染一愣，怎麼小姐說的跟實際的不一樣？不過她向來忠心，自然不會多說什麼。

夏德容也知道穆長安實在不是良配，但想到他的身分高貴，其母又是尊貴的皇后娘娘，雖說他前邊幾個未婚妻都因病去世，但夏柔蔓身體康健，應該沒什麼事，那些說什麼楚王命硬的事，在他看來完全就是子虛烏有。

不過坊間傳聞確實說穆長安可怕得很，夏德容一邊用林氏給他的說法說服自己，一邊哄著夏柔蔓安慰道：「那都是些莫須有的傳言，妳不用信那些有的沒的。」

夏柔蔓就知道父親是這個態度，心裡冷笑，面上卻說道：「既然父親這麼說，肯定是沒錯的，就是有件事，女兒想麻煩父親。」

夏德容本就心虛，聞言肯定是無有不應。

夏柔蔓見此直接說道：「我娘留下的嫁妝如今都鎖在庫房裡，女兒想討要這庫房的鑰匙，清點一下裡面的東西。」

這個要求也不算過分，那原本就是茂溫留給她的東西，自然是要交給她的。

林氏聽了心裡一顫，想到那麼多的東西都要交給夏柔蔓這個丫頭，十分不甘心，搶在夏德容前面說道：「那庫房年頭久了，上面的鎖估計都生鏽了，等我改天找了鎖匠再把鑰匙給妳吧。」

夏德容看了林氏一眼，其實心裡也知道她打的是什麼主意，這麼多年他不讓林氏碰原配的嫁妝，就是怕林氏監守自盜，不過在女兒面前，他自然要給林氏留幾分顏面。

敲了敲扶手，夏德容沉默幾分對夏柔蔓說道：「既然夫人如此說了，就改天再說吧，天也晚了，妳先回去吧。」

夏柔蔓還想說話，被自己親爹堵了回去，知道今天鑰匙是要不回來了，她也不多糾結，是她的東西自然會都拿回來，不急於這一時半會。

夏柔蔓剛出林氏的院子，夏德容便將手中的茶盞往下一放。

見此林氏讓下人都先退下，小意溫柔的親自給他捏著肩膀說道：「侯爺這是哪來的氣？」

見林氏裝作不懂，他心中更是來氣，「柔蔓生母留的嫁妝，自然全都是柔蔓的，妳就不要想太多了。」

這話說得直白，林氏聽了，抹抹眼淚小聲啜泣道：「我還不是為侯府著想，侯府

看起來花團錦簇，可侯爺你也知道吃穿用度哪個都要錢，我們家的鋪子又沒什麼盈利，莊子上連年遭災，只夠供用咱們府上自己吃用，再多的是一分也拿不出來了，我只能拿自己的體己銀子來補上一個個窟窿，若不是真的沒錢，我也不會打那些東西的主意啊。」

林氏知道夏德容一個武將出身，根本不懂什麼田莊鋪子店面的經營，就算把帳目拿到他面前，他也看不懂，這話自然是張口就來。

林氏哭窮也不是一次兩次了，因此夏德容一直以為府中確實艱難，可他平素花錢又大手大腳，這麼一想也有些為難。

見他不說話，林氏又說道：「如今大小姐要出嫁，我好不容易才擠些銀錢出來，盛哥兒也定下了翰林王家的女兒，王家滿門清貴，這聘禮怎麼說也要豐厚些，才顯得咱們家有誠意，接著三個女兒年齡相差不大，各個都要婚聘，哪哪都要錢啊。」侯府的小輩們是按男女分別排，林氏所出的夏奚盛上面其實還有一個夏柔蔓從未見過的、茂溫所生的大少爺，只是大少爺五歲那年意外夭折，因此夏柔蔓從未見過。

那大少爺自小就得夏德容疼愛，可能是因為珠玉在前，夏德容對二兒子有著許多不滿，但再不滿也是他的獨子，一想到二兒子的聘禮，本來還算堅定的想法就有些動搖。

其實林氏只是聽說過夏柔蔓生母有許多嫁妝，而夏德容是親眼看見，說是十里紅妝都少了。

夏柔蔓的生母茂溫，她的外祖父跟先皇的父親是兄弟關係。

其實兩家算起來關係已經甚遠，可是茂溫自幼養在先皇身邊，由先皇跟先皇后帶著，當時夏德容打仗得勝歸來，一眼便相中先皇后身邊的茂溫。

可他一個武將，縱然封侯，要娶茂溫也是高娶，人家文昌侯府中原本的嫁妝就已經可觀，再加上先皇與先皇后給茂溫添妝，可以說嫁公主也不過如此。

先皇和先皇后不在了，夏德容這才對文昌侯府跟夏柔蔓有些疏遠。

如今那筆驚人的財富都鎖在自家侯府的庫房中，說實話夏德容不是沒想過動用一些，可想到原配與自己的情誼，又覺得用人家的嫁妝不好看，為了絕了自己的心思，乾脆把庫房直接上了鎖。

被林氏這麼一說，要說不心動是不可能的，不過夏德容還是忍住心思對林氏怒聲說道：「別想那些有的沒的，先把柔蔓的事情辦好再說，我今晚歇在梨霜院了。」

看著夏德容拂袖去妾室的院子裡，林氏一陣冷笑，她就不信了，難道這個家就自己惦記夏柔蔓生母的嫁妝嗎？那麼多的金銀珠寶鎖在庫房有什麼用，還是自己讓它重見天日更良善一些。

那夏柔蔓沒了母親，與文昌侯、江陰公夫人又沒特別交好，拿那麼多嫁妝有什麼用，還不如分出來給她的孩子們，也能讓武定侯府過得更風光些，自己還不是為這個家好。

人啊，只要有了念頭，就不用他人攛掇。讓侯爺手裡緊張個十天半個月，她就算不說，侯爺估計自己都會起這個心思。

林氏吩咐下去，說侯爺再去帳房支取銀子，便讓帳房的人多多哭窮，別一要就給了，顯得家裡像是有金山銀山一樣。

武定侯府由著林氏掌握許多年，不說家裡全是她的心腹，帳房這種要緊的地方，自然都是她自己人，卡自家侯爺的銀子，若是在別的府上還要猶豫一下，到了武定侯府，帳房的人卻是一點也不猶豫。

第二天，來支銀子的夏德容碰了一鼻子灰，當然最後錢是拿到了，可拿得不順利讓他也是一陣鬧心，那帳房的人還拿著帳本讓他看。

看什麼看啊，這些事一向都由夫人管，他哪懂這些。

這樣一來，夏德容不由得想到昨天林氏的提議，不經意間，他有些動搖。

若是從原配的嫁妝裡支取一點，應該不妨礙什麼吧？

心裡剛這麼一想，他趕緊搖搖頭，還是拿著錢先去吃喝玩樂，等沒錢了再說吧。

武定侯這邊的情況，被兩撥人暗暗看到，稟告給了各家主子。

林氏自然是知道自己種下的種子就要開始發芽，夏柔蔓則對她的父親多了些冷意。

原本她心裡對這父親還有些念想，就是因為這麼多年，父親一直不肯讓人指染母親的嫁妝，誰知如今被林氏一挑撥就起了心思，原來不是不想要，只是沒有理由要。

過來稟告的人，夏柔蔓仔細看去，那是在前院灑掃的一個婆子。

看著看著，夏柔蔓覺得有幾分眼熟，那婆子走路極穩，談吐不似尋常下人，此番過來稟告也是出乎她的意料。

這人自己認識嗎？

婆子見夏柔蔓仔細打量自己，不由得眼眶泛淚，朝著夏柔蔓拜了下去，說道：「奴婢原本是先夫人院子裡的婆子，先夫人不在了之後，院子裡的人就被四散到侯府各處做些別的差事了。」

夏柔蔓聽了這話，猛地起身，這是母親的人？

她急忙上前扶起婆子。

說實話，夏柔蔓五六歲時母親就已去世，她不知道母親身邊都有些什麼人，看著這個婆子只是有些眼熟，卻不敢冒認，就怕中了繼母的什麼奸計。

見大小姐對自己有些防備，婆子倒是笑了笑，有些欣慰道：「小姐終於長大了，會想事情了。」

這話說得夏柔蔓想落淚，要不是重活一世，自己怎麼會想這麼多。

婆子也不多說什麼，簡單的道：「小姐現在不信任奴婢也是對的，不過請小姐務必小心，先夫人有著萬貫嫁妝，難免有些人會起亂七八糟的心思，若是有事，可去文昌侯府跟江陰公府找長輩們幫忙。」

見婆子說得真切，夏柔蔓點頭道：「我知曉了，謝謝嬤嬤提點了，不知嬤嬤怎麼稱呼？」

婆子笑著說道：「小姐喊奴婢劉婆子就行，若是見了江陰公夫人，就說奴婢姓劉，叫劉翠茵。」

劉嬈嬈說這話，就是在跟夏柔蔓講自己的來歷。

不用她說，小姐的姨母總不會騙小姐，想必等小姐從江陰公夫人那裡回來，自然知道自己是忠心耿耿的。

原本瞧著現在的林氏，雖然不說對小姐多加照顧，也沒見對小姐有什麼不利，沒想到不聲不響的辦了那樣的事情，將小姐許配給惡名遠揚的楚王，突然來這麼一手，讓他們都防無可防，仔細打聽了消息，無意間又知道林氏挑撥夏德容挪用茂溫留下的嫁妝，這怎麼能忍得了？

劉嬈嬈是第一個站出來跟夏柔蔓表明身分的，只要小姐願意，他們這些老人自然拚死也會護著先夫人留下的嫁妝。

夏柔蔓聽劉嬈嬈說得誠懇，心知估計是八九不離十，劉嬈嬈確實是自己人，但她上輩子錯就錯在輕信旁人，重生一次立誓絕不再犯，不管是真是假，她去問問姨母便知道了。

心裡正想著姨母，那邊江陰公夫人茂眠的帖子就來了，想請夏柔蔓去江陰公府做客，說是新釀了果子酒，讓自己外甥女去嘗嘗。

帖子上只說讓夏柔蔓一個人去，其實也是表明了只認夏柔蔓一個外甥女，林氏自然不敢亂攀親戚，自己娘家不過是個商賈門戶，本來就被這些世家瞧不起，這些年學著大家入戶的做派讓閒言碎語少了許多，直接攀親這種事，林氏有心想做，又怕人笑話。

夏柔蔓不管林氏這些七拐八繞的心思，她也想去找姨母說些話，自然應了帖子，當時就整理了妝容，讓人備車。

出門前想了想，讓花染帶上劉嬈嬈一道去江陰公府，是真是假，一見便知了。

劉嬈嬈見夏柔蔓去江陰公府帶著她，就知道小姐心中是信了她的話，不由得感慨，小姐跟她母親一樣，是一個極和善的人，只是命不好，從小沒了母親。

若是先夫人還在，想必小姐定能無憂無慮的長大，可惜先夫人去得早，留下小姐在這武定侯府孤零零的一個人。

跟著馬車的劉嬈嬈心中感慨萬分，坐在馬車上的夏柔蔓又何嘗不是。

上輩子受了繼母的蠱惑，一直對姨母的示好視而不見，反而自己死後都是姨母、舅舅和王爺奔走忙碌，真的是豬油蒙了心，這次要去見姨母，她心中是極愧疚的。

到了江陰公府，夏柔蔓一下車，就看見茂眠身邊的李嬈嬈迎了上來，親熱的說道：「柔蔓小姐來了，夫人早早就讓奴婢在角門這裡等著呢。」

李嬈嬈話剛說完，往後看了看花染，下意識的掃了一圈夏柔蔓帶來的下人，看見劉嬈嬈的時候，李嬈嬈直接愣住了。

夏柔蔓見此問道：「李嬈嬈可是認識劉嬈嬈？」

這一問，李嬈嬈醒過神來，激動的說道：「許多年不見了，劉嬈嬈跟奴婢自小都在文昌侯府做婢女，當時是奴婢跟著眠二小姐，劉嬈嬈跟著溫大小姐，這一晃，竟然十幾年沒見過了。」

劉嬈嬈見此也是心裡感慨，好在她們都穩重，知道這裡不是說話的地方，李嬈嬈帶著夏柔蔓去見茂眠。

一路上，夏柔蔓跟李嬾嬾說了些話，確定了劉嬾嬾並無二心，確實是自己母親身邊的人。

她心中安定了些，母親雖然去世多年，可自己憑著她得了不少人的優待，不由得心裡難受，若是母親還在那該多好啊。

進門看見了姨母，夏柔蔓不禁帶出了點情緒出來。

茂眠見夏柔蔓滿臉委屈，心疼不已，當下就落淚道：「我那姊姊去得早，讓可憐的柔蔓落在那惡毒的婦人手裡，被胡亂許配給人家。」

夏柔蔓見姨母全然向著自己，委屈倒少了些，看周圍都是自己人，先安慰姨母說道：「沒事的，楚王並沒有那麼不好。」

茂眠何等聰慧，一聽這話便拉著夏柔蔓說道：「聽你的意思，竟然是見過楚王了？」自己說了一句話就被姨母聽了出來，夏柔蔓有些不好意思，道：「是見了幾次，若不是他，姨母您今天恐怕已經看不見我了。」

夏柔蔓的話讓茂眠吃了一驚，連劉嬾嬾跟李嬾嬾都嚇得連忙上前查看她怎麼了。茂眠拉著夏柔蔓的手著急的說道：「這裡都是自己人，你細細跟我說說到底怎麼回事，是誰要害你？楚王又做了什麼？」

夏柔蔓見眾人都是真的關心自己，跟茂眠一起坐在榻上說了前兩天的事情。從遇到茂長安提醒自己，到夜裡廟中出現賊人，又隱晦的講原本白河之中好像埋伏了人要暗害自己。

茂眠聽得心驚膽戰，想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我原本想著是你繼母做的手腳，可又想，她沒那本事找許多身手不錯的賊人。」

夏柔蔓也是同樣的想法，不過這件事還真的跟自己繼母有點關係。

茂眠自然也想得到，「雖說這事你那繼母不是主謀，但肯定是她跟人沆瀣一氣，才會知道你的馬車什麼時候經過，又何時在廟中留宿。」

見茂眠隨便想想就把事情大概說了個明白，夏柔蔓覺得上輩子自己是真的傻，竟然放著姨母這個助力不親近，去愛戴那當面一套、背後一套的繼母。

夏柔蔓說道：「我也是想了許久，跟姨母的想法差不多，不過王爺倒是跟我說了一些，說是因為我跟他訂婚，那些人才對我下手。」

茂眠看著夏柔蔓，險些落淚。

柔蔓是個什麼樣的孩子，她再清楚不過，為人純善得很，遇到事總是先往好的想，跟人相處也習慣相信人。如今讓柔蔓都開始想那些彎彎繞繞，可想而知柔蔓在背後吃了多少苦。

茂眠感覺到柔蔓的話中藏著深意，確認似的問道：「那楚王真是這麼說的？這暗殺是因他才衝著你來的？」

夏柔蔓點點頭，她其實知道內情，可現在不能說出來，姨母那麼聰明，肯定會奇怪自己怎麼知道王爺們之間的爭鬥，自己明明之前什麼都不懂。

茂眠想了想說道：「這些事你不要想了，若真是那樣，背後的事情不是你我能涉及的，等你姨父回來，我讓他去跟楚王接觸，探探虛實。」見夏柔蔓一臉緊張，她安慰道：「不用擔心，此事既然讓姨母知道了，肯定會保你平安。」

她剛說完，夏柔蔓就突然笑了出來，對上她疑惑的眼神，夏柔蔓不好意思的說道：「姨母您剛剛說的話跟王爺說得一模一樣的，都是說定會護我平安。」

茂眠聽了笑著搖頭，點了點柔蔓，心中卻還是擔心，柔蔓一向心軟，見誰都往好了想，這楚王到底是什麼樣，還是要自己看過了才知道。

照理說茂眠怎麼也應該見過穆長安，可穆長安的名聲一直很差，而且皇后體弱，因此他鮮少出現在大家面前，多是在皇后身邊侍疾。

不過穆長安雖然不出來，但那喜怒無常的性子與剋妻的名聲卻是人人都知道的。如今出了這檔子事，茂眠倒是對穆長安的名聲起了懷疑，若是真若他說的，暗殺都是因他而來，那背後的事情肯定不簡單。

說不定還關乎大位，如果不是為了那個位置，想必沒人會這麼大費周章搞臭楚王的名聲吧？

一瞬間茂眠就想得極多，可對上夏柔蔓卻只是安慰，不願意讓她多摻和，害怕她多想。

跟茂眠說過此事，夏柔蔓心中就安定許多，再聊就是些閒話了。

既然知道劉嬪嬪是自己人，夏柔蔓回到武定侯府自然是先讓劉嬪嬪調到自己身邊。

只是這事要經過林氏同意，林氏肯定難纏，她要想個法子把劉嬪嬪要過來。

至於其他的人，劉嬪嬪給了個單子，也就十幾個人還在侯府裡。他們多數都說先不去夏柔蔓的院子裡，散在侯府裡反倒更方便給她辦事。

夏柔蔓心中暗暗記下他們的名字，只帶了劉嬪嬪一個人在身邊。

其實今天夏柔蔓帶著劉嬪嬪去江陰公府，已經引起了林氏的注意，請安的時候林氏就坐等著夏柔蔓說劉嬪嬪的事。

夏柔蔓見此心中冷笑，只怕等自己說出想調劉嬪嬪到身邊，這繼母肯定會提一堆要求。

但人不能不要，現在的她已經跟以前不一樣了，自然不會讓繼母得逞。

夏柔蔓朝林氏笑著說道：「有件事想煩請夫人幫忙。」

林氏心知是劉嬪嬪的事，她自然查出來劉嬪嬪是以前原配夫人留下的人，心裡一陣不爽，但她習慣維持笑模樣，對夏柔蔓說道：「什麼煩不煩的，我是妳的母親，妳有什麼事直說就行。」

夏柔蔓拿著手帕抹了抹眼睛說道：「謝謝夫人體恤，我之前回侯府的時候見著了個人，看著音容相貌有些熟悉，仔細一問，竟然是我生母身邊的人。」

林氏聽了裝作不知，忙問道：「這天底下竟然有這麼巧的事？」話裡話外都帶著驚疑。

她語氣奇怪，夏柔蔓只當聽不懂，繼續道：「就是這麼巧，那日我姨母也說跟劉嬪嬪自幼認識，我看著劉嬪嬪親切得很，就想問夫人討要到我的院子，也不枉劉嬪嬪照顧我生母一場。」

見夏柔蔓搬出自己姨母，林氏奇怪得很，平日裡自己不讓夏柔蔓親近她姨母，她也聽話，怎麼今天卻扯上江陰公府那位？

不過林氏知道夏柔蔓這丫頭一向好哄，因此並未當回事，只擔憂的說道：「妳莫被人哄騙了去，不過既然江陰公夫人都說了，大概就錯不了，只是為求謹慎，這人我再幫妳盤問盤問，查明身分來歷了就給妳送過去。」

讓林氏查？那樣哪能有好結果，到了她手裡，傷了病了肯定都是她說了算。夏柔蔓不敢退讓，「不想讓夫人煩心，我姨母看過的總是沒錯，不然我讓我姨母來侯府親自跟您說？」

聽到此話，林氏臉色一僵，江陰公府那位可不是好惹的，別看人家只是公府，但在皇帝面前可是有幾分薄面的。

平日裡哪家辦宴會遇上了，王公貴女、豪門貴婦多是親近江陰公府那位，自己雖是侯府夫人，卻還不如人家被眾人捧在手裡。

林氏不想主動招惹那尊大佛，只好揮手道：「既然都這麼說了，那人就撥給妳了。」夏柔然在一旁聽著，冷笑道：「如今大姊厲害了，母親好心給妳盤查人妳都不肯，硬生生的要走，也不知道哪裡來的臉面。」

夏柔蔓捂嘴笑道：「夫人寬厚待人，我雖不是親生，可夫人也對我十分的好，這點臉面自然是夫人給的。」

被夏柔蔓軟綿綿的搪塞了一句，林氏看著夏柔蔓似乎有些不同，要說哪裡不同又不知道，好像是自從那次請安穿了漂亮衣服，就整個人都不一樣了。

以前自己說什麼，她都是附和，並不會多想，難道是她那好姨母又教什麼了？

夏柔桂聽了夏柔蔓的話，冷哼一聲道：「裝什麼裝啊。」

夏柔蔓只當沒聽見。

林氏為夏柔桂這性子無奈，藉口說走了，慣例讓夏柔然跟夏柔桂留下說話，其餘一千人等都退下。